

诸葛青云作品集

百劫孤星



(台湾) 诸葛青云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下

诸葛青云作品集

百劫孤星

下

4053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劫孤星/诸葛青云著, - 郑州: 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9. 4

(诸葛青云武侠小说精品集)

ISBN7-80641-181-X

I. 百… II. 诸…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699 号

百劫孤星 诸葛青云 著

责任编辑 高修俊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22 印张 460 千字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640 册

ISBN7-80641-181-X/I·023

(上、下)定价: 34.80 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 一 章 紫麟之头	(4)
第 二 章 红龟之甲	(35)
第 三 章 义结金兰	(66)
第 四 章 神工谷	(100)
第 五 章 玉凤之心	(133)
第 六 章 地裂坑没	(163)
第 七 章 巧计安排	(189)
第 八 章 一代枭雄	(216)
第 九 章 各显神功	(249)
第 十 章 心如蛇蝎	(283)
第 十 一 章 友乎敌乎	(310)
第 十 二 章 秉性难移	(347)
第 十 三 章 神力罗汉	(378)

第十四章	潭心探宝	(405)
第十五章	因祸得福	(434)
第十六章	深潭除蛟	(465)
第十七章	同开秘帖	(499)
第十八章	疑神疑鬼	(530)
第十九章	暗中维护	(559)
第二十章	偷袭无功	(592)
第二十一章	诡计多端	(625)
第二十二章	无影之毒	(659)

第十二章 秉性难移

于玉凤注目看去，见是半截短箭。

这短箭形状与寻常武林人物所用“铁翎箭”，虽然相同，但于玉凤才一拿起，便觉入手极沉，竟似是“寒铁”所铸。

她一眼看出此箭不凡，向于成龙愕然问道：“爹爹，这半根‘铁翎箭’是从哪里来的？你取出给我观看则甚？”

于成龙脸色异常沉重地，缓缓说道：“这半‘根铁翎箭’，是我一个旧仇之物，今日竟插在我所居静室的房门之上。”

于玉凤惊道：“有这等事？这……这插箭之人，是从哪里来的？”

于成龙“嗯”了一声，点头说道：“我也在考虑这项问题，所得的结论是，若非我‘神工谷’中，有了奸细，便是对方把我们认为金城汤池的‘神工谷’，根本视如无物，随意来去。”

于玉凤听得秀眉紧聚地，摇头说道：“这情形太可怕了……”

一话方出，于成龙便接口苦笑说道：“不，不对，还有更可怕的东西呢！是这半根小箭之上，还钉着一封小柬。”

于玉凤道：“小柬呢？上面写些甚么话儿，爹爹怎不给我看看？”

于成龙从怀中取出一封小柬，向于玉凤默然递过。

于玉凤接过一看，柬上只有四句话儿，写的是：“善恶到头终有

SAI66/20

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昔日我女死你手，今日你女命难逃！”

于玉凤看完以后，佯作不解地，向于成龙问道：“爹爹，这四句话儿，是何人所书？我怎么看不出有甚可怕之处？”

于成龙双目中闪射出异样精芒，长叹一声说道：“凤儿，我不向你说明，你对这封小柬四句话儿，自然看不出有甚可怕之处，也难怪你不解其中意义。”

于玉凤静静听完，问道：“到底小柬上所书四句话儿，可怕之处何在？爹爹怎不快说。”

于成龙道：“你若想晓得这四句话儿的可怕，便须先听我说明一桩二十年前的武林秘事。”

于玉凤微微点头，饮了一口茶儿，准备细听于成龙叙述往事。

于成龙道：“二十年前，有位穆星衡大侠，夫妇归隐……”

话方至此，突向于玉凤注目问道：“凤儿，关于穆大侠夫妇之事，黄衫客不曾对你说过吗？”

于玉凤暗叹爹爹为人，委实心机太深，在这种父女倾谈的情况之下，还要借机套问自己，试探黄衫客是否对他忠实？

她心中虽在嗟叹，表面上却摇了摇头，淡淡说道：“不曾说过啊！爹爹所讲的二十年前秘事，黄大哥如何能够晓得呢？”

于成龙自然相信于玉凤之言是真，遂狞笑说道：“他未对你说过才好，否则，任凭黄衫客是如何难得的才智雄杰之士，我也不会放心重用，甚至于索性把他送上‘枉死城’了。”

于玉凤越听越觉得自己这位“爹爹”的心计太以歹毒，不由愁锁双眉，幽幽问道：“爹爹，你……你……你在说些甚么？”

于成龙豹眼连翻，这才把昔年“隐贤庄”之事，对于玉凤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

说完，并目光凝威地，向于玉凤道：“凤儿，如今你已全知我心中隐秘，有甚问题不解，尽管提出问我好了。”

于玉凤道：“爹爹，你昔日作了‘隐贤庄’这件事儿以后，二十年

来，心中可曾反悔？”

于成龙从目中闪射出森厉光芒，狞笑连声说道：“为甚么要反悔？我生平不论作甚事儿，念定即行，从来不曾有‘反悔’二字，凤儿……你问此则甚？”

于玉凤的本意，是问出于成龙若有悔意，便劝他设法寻找穆星衡和傅天华的后人，将产业归还，忏悔谢过，但如今听了于成龙的毫无悔意答话，以及答话时的狞恶神情，不由芳心之中，一阵隐痛，知道不必再说什么规劝之话。

于成龙见爱女默然不语，又复叫道：“凤儿，我叫你若有不解之处，便向我提出问题，如今你却问我曾否反悔，却是何意？”

于玉凤深知若再忠言逆耳，定然自讨没趣，遂眼眸一转，缓缓说道：“爹爹对于‘隐贤庄’的事，既不反悔，今日却又如此神色含忧，为了何故？”

于成龙指着那根“铁翎断箭”说道：“我是为了插在我静室门上的这根‘铁翎断箭’。”

于玉凤道：“对了，爹爹只顾叙述昔年往事，还未告诉我这根‘铁翎断箭’，究竟有甚么样的惊人威力，它入手极沉，异于常物，好像是‘寒铁’所铸的呢！”

于成龙道：“‘寒铁’铸箭，倒没有甚么大了不起，可怕的是此箭主人，就是昔日曾与我有一盟之好的‘天机剑客’傅天华。”

于玉凤扬眉说道：“爹爹不是说那‘天机剑客’傅天华，业已怀抱他女儿傅玉冰，跃崖自绝了吗？”

于成龙摇头道：“没有，他抱女跃崖之举，只是佯死避祸，并非当真自绝。”

于玉凤道：“这是爹爹忖度，还是有甚事实，证明那‘天机剑客’傅天华抱女跳崖，并未死去？”

于成龙伸出三根手指，皱眉缓缓说道：“有三点佐证，第一，傅天华富于智计，生平行事，往往出人意料，像他这样聪明之人，一息

尚存,定思复仇,哪里肯效法弱者,以死解脱?”

于玉凤表示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道:“这是虚拟推理,不是事实证据。”

于成龙道:“第二,当时我便因放心不下,于检验穆星衡夫妇、傅天华之妻遗体,与穆星衡之子摇篮中的火焚焦骨以后,又到傅天华跳崖之处,仔细搜寻,一直由崖顶搜到谷底,也未见他父女二人的任何粉身碎骨痕迹。”

于玉凤微微点头,目注于成龙道:“这一点比较实际,但仍然不能算是确切证据。”

于成龙拿起茶杯,饮了一口,扬眉又道:“第三,‘眇目张良’卜大总管去杀‘无所不知’杜百晓时,曾遇一人,到处打探为父下落,及与‘隐贤庄’有关诸人状况,卜总管遂生疑盘问,那人自称是姓花,双名天富……”

于玉凤听至此处,目闪慧光,接口说道:“‘花天富’,这是显见属于化名,若把它颠倒过来,不就是‘傅天华’吗?”

于成龙道:“除了姓名上已露端倪之外,根据卜总管归报那人的形貌身材,以至年龄,也正与傅天华的模样吻合。”

于玉凤双眉略蹙,“咦”了一声说道:“卜总管是何等精明厉害之人,他既觉得那自称‘花天富’者可疑,却为何未对他采取行动?”

于成龙笑道:“这要怪我,我并未将‘隐贤庄’旧事,先对卜总管说明,他弄不清彼此之间的关系恩仇,怎敢有甚贸然举措?”

于玉凤秀眉双皱,略一沉思说道:“不对,我觉此事之中,还有一点儿矛盾。”

于成龙注目问道:“矛盾何在?”

于玉凤指着那“断箭寄柬”上的末后两语,双扬秀眉道:“爹爹,你看柬上末后,分明写的是:昔日我女死你手,今日你女命难逃。傅天华既已佯装自尽,抱女逃生,怎又有‘为女报仇’之话?”

于成龙连连点头地,向于玉凤含笑道:“凤儿说得虽极有理,但

我对此事，却也有忖度解释，觉得于理可通，并不绝对矛盾。”

于玉凤“哦”了一声，看着于成龙道：“爹爹有何高见？”

于成龙道：“傅天华是一流好手，身怀上乘内功，高崖纵身之下，若有准备，定可活命。但他那幼女，襁褓初生，体质自弱，慢说重伤，便略受惊吓震荡，也可能把她那条小命，送入‘枉死城’中……”

话音至此，顿了一顿，目露凶芒道：“故而我的推理解释是，傅天华逃而得生，他女儿却逃而得死，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在我们的头上，今日才以断箭留书，要对你有所不利。”

于玉凤静听于成龙话毕，口中低低说了一声：“奇怪。”

于成龙道：“凤儿奇怪甚么？”

于玉凤道：“傅天华既然寻来‘神工谷’，要为他女儿报仇，便悄悄向我下手，岂不容易如愿？为何先要以‘断箭留书’，使我们有所戒备呢？”

于成龙叹息一声，苦着脸道：“凤儿，你虽极为聪明，但从未外出阅历，江湖经验，太以欠缺，才不懂得这是一种比悄悄下手更厉害百倍的高级复仇手段。”

于玉凤诧异道：“爹爹请讲，凤儿委实不懂这种复仇手段，怎会称得上‘高级’二字？”

于成龙苦笑道：“‘死’之一字，对当事人倘若骤然来临，根本毫无痛苦，所痛苦者，无非对一切有关事业、感情，留恋难舍而已。故而傅天华不肯悄然下手，他要事先通知，使我们不知事变将会何时何地发生，每日都必须忍受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之苦！”

于玉凤深以为然地，点头应声答道：“爹爹说得对，这手段确甚厉害，但我们可以给它来个‘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呀！”

于成龙苦笑道：“凤儿倒说得轻松，眼看强仇已至，祸变将临，谁还能‘见怪不怪’地，置诸不理呢？”

于玉凤目光一转，扬眉问道：“爹爹把有人在你静室门上，插箭

留书之事，告诉卜总管，与他商研了吗？”

于成龙摇头道：“没有，因为此事发生于卜总管与黄衫客送潘玉龙率人出谷，前往‘华山’设立‘招贤馆’之际，故而我先命人找你，尚未来得及与卜总管商量。”

于玉凤道：“奇怪，本谷之中的人手刚一分散，对方便出花样，可见这位‘天机剑客’傅天华，着实厉害得紧。”

于成龙狞笑一声，从双目中闪射出炯炯厉芒，扬眉说道：“傅天华若是以为我人手分散，有了可乘之机，而思来此蠢动，却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于玉凤不解其意地，目注于成龙道：“爹爹此话怎讲？”

于成龙得意笑道：“一来，我认为在‘华山’设立‘招贤馆’，有此必要；二来也想借此机会，引诱仇敌出现，才故意派潘玉龙与雷远岑率人前去。因为本谷的高度机密，外人绝难知晓，傅天华只要在‘神工谷’中露面，便是自寻死路的了。”

于玉凤饮了一口茶儿，向于成龙问道：“爹爹所谓的‘本谷高度机密’却是何意？”

于成龙笑道：“我是说表面上本谷人力，虽告分散，实际却有绝世高手，潜居待敌。”

于玉凤恍然有悟，“哦”了一声道：“爹爹是指‘静楼’之中的那两位……”

于成龙不等于玉凤话毕，便点头说道：“正是，正是，傅天华若是单人前来，必无生路，若是纠众大举来犯，我们只消以一纸飞鸽传书，便可召来左近的几名好友，把对方全体歼灭，永绝后患。”

于玉凤娇笑道：“爹爹传呼凤儿，就是为了说明‘天机剑客’傅天华插箭留柬之事吗？”

于成龙道：“除了说明之外，我还要给你一件东西，并规定一件事儿，凤儿务必严加遵守。”

于玉凤把两道清澄澄的目光，盯在于成龙的身上，双扬秀眉

地，向他讶然问道：“爹爹要凤儿遵守的，究竟是甚么事呢？”

于成龙道：“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回‘小桃源’，我已把后苑中的‘飞虹水榭’，拨你暂时居住，并命人去‘小桃源’，把你一切用物搬过来了。”

于玉凤双眉方皱，于成龙便又复笑道：“凤儿不必皱眉，一来傅天华业已插箭留柬，表示要在你身上，报复昔年杀女之仇，你若独自远居‘小桃源’，照拂不便，我怎能放得下心？‘飞虹水榭’则距离‘静楼’与我所居之处，均不在远，一有风吹草动，立可接应……”

话音至此顿了一顿，看着于玉凤，满面含笑地，把话音放得极为缓和说道：“二来，潘玉龙业已被我派去‘华山’，无人惹厌，你便从此居此何妨……”

于玉凤嫣然一笑，于成龙接着又道：“三来，沐天仇在此，你移居‘飞虹水榭’，可以朝夕相见，免得把他请去‘小桃源’有所不便。”

这末后数话，倒真是老父关怀爱女的知心之言，把位相当倜傥大方的于玉凤姑娘，也听得晕生双颊。

于成龙伸手从几下取出个轻轻衣包递过，含笑说道：“凤儿，这是一件相当难得的‘龙皮软衣’，可御一切刀剑暗器，及恶毒掌力之属，你不可使任何人知晓，赶快秘密贴身穿好，以防万一变生仓猝，以度险厄。”

于玉凤不肯接受，于成龙讶然道：“凤儿，怎么你不……”

于玉凤含笑说道：“爹爹不必过分关怀凤儿，这件‘龙皮软衣’，既是武林中难得奇宝，应该由爹爹自己穿着。”

于成龙解开外衣，把贴身所穿的另一件“龙皮外衣”，显示给于玉凤看过以后，微笑说道：“凤儿看见了吗？不单‘龙皮软衣’共有两件，我已另外穿了一件，足资防身；为父的这身功夫，也自信必定高过傅天华，不怕他行甚鬼谋，凤儿立刻到轩后把此宝衣穿上吧！”

于玉凤自然不忍拂逆老父的一片慈爱之念，遂去到轩后，把那件“龙皮软衣”贴身穿好。

这时，潘玉荷已煮好“燕窝粥”，亲自端来，给于玉凤食用。

于成龙等于玉凤吃完粥后，向她笑道：“凤儿，此处没有事了。你与沐天仇老弟等，畅叙去吧！顺便替我把卜大总管找来，我要和他好好研究研究。”

于玉凤退去不久，“眇目张良”卜新亭，便到了“逍遥轩”内。

卜新亭虽受于成龙极度倚重，但他对于于成龙、潘玉荷礼貌极度恭谨，决不有丝毫逾越，躬身称了声：“谷主，夫人。”便即肃立在侧。

于成龙伸手命坐，含笑扬眉道：“卜兄请坐，你和我手足一般，何必还如此恭谨？”

卜新亭一面遵命侧身就坐，并含笑道：“属下虽蒙谷主错爱，一再拔擢，但主属却不能丝毫越份。”

于成龙笑道：“卜兄记得上次诛除‘无事不知’杜百晓时，所遇那位行迹可疑的青衫文士吗？”

卜新亭点头道：“当然记得，谷主疑心他是你旧仇‘天机剑客’傅天华，今日却突然提起则甚？”

于成龙道：“我有提起他的原因，傅天华业已在我们这以为戒备森严，颇得地势之利的‘神工谷’中出现。”

卜新亭闻言，大吃一惊地剔眉问道：“傅天华业已在‘神工谷’内出现吗？谷主，你……你……此话何来？”

于成龙又摸出那根“铁翎断箭”和箭上小柬，递给卜新亭看完，于成龙又把此事发生经过，对这位“眇目张良”，仔细说了一遍。

卜新亭眇目微阖，双眉深皱地，陷入沉思。

于成龙不肯打扰他的思路，遂把几上的“燕窝粥”端起，慢慢吃了半碗。

蓦然间，卜新亭独目一睁，神光如电地，皱眉说道：“不好，我们把事料错，恐怕要遭受严重损失，属下向谷主请命，要立刻出谷。”

卜新亭的这两句话儿，把于成龙听得吃了一惊，目光凝注地，

向卜新亭问道：“卜兄认为我们做错了甚么事儿？会遭受甚么样的损失？”

卜新亭叹道：“这位‘天机剑客’傅天华，也着实厉害，他这‘断箭留言’，若是早来半日，属下绝对会劝谏谷主，不必派人前往‘华山’，成立分舵。”

于成龙道：“卜兄认为在‘华山’设立分舵，无甚成就？”

卜新亭道：“有无成就还在其次，属下是怕傅天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则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于成龙皱眉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卜新亭加以解释地，一挑双眉说道：“就是傅天华表面以‘断箭留书’，使我们把防范心和注意力，都集中在玉凤姑娘身上，实则却往‘华山’方面，向‘招贤馆’先下辣手。”

潘玉荷听至此处，表示同意地，霍然道：“有理，有理，卜大总管此言，委实大有见地。”

于成龙目闪凶芒，从鼻中“哼”了一声，眉腾杀气地，“嘿嘿”冷笑道：“去往‘华山’捣乱，又便怎样？区区万两黄金，就算全部损失，也毫不放在于成龙的心上。”

卜新亭道：“除了黄金，还有人呢？常言道：‘千金容易得，一士太难求’。何况我们所派出的主持人，更是潘二夫人的令弟，与侍奉谷主多年，最得力的雷二总管？”

于成龙双目一瞪道：“怎么样？难道傅天华还敢把我们的‘华山分舵’人物，全部杀光？雷远岑等一行人功力艺业，也相当不弱……”

卜新亭不等于成龙话完，便接口说道：“俗语云：‘不是猛龙不过江’，又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以傅天华与谷主所结仇恨而论，他恐怕甚么样的狠心辣手，都作得出来。”

于成龙似乎觉得卜新亭话中有刺，扬眉问道：“卜兄此话是怪我昔年对于傅天华太以狠辣？”

卜新亭慌忙欠身抱拳，陪笑说道：“属下怎敢对谷主有所评论？谷主未……未免太多心了。”

于成龙叹息一声，皱眉摇头说道：“我昔年便是既不够狠，也不够辣，计划不够周详，才有‘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今日之事……”

话方至此，卜新亭又复躬身说道：“故而属下向谷主请命离谷，日夜兼程，以期追上潘玉龙老弟与雷二总管，或是把他们调回，或是命他们对一切可疑人物，加强戒备，免得上人恶当，受了暗算。”

于成龙沉吟片刻以后，向卜新亭点头说道：“好吧，卜兄辛苦一趟，但不必把他们调回，只要嘱咐玉龙与雷二总管，多加小心，也就可以有备无患。”

卜新亭“诺诺”连声，正待躬身告别，潘玉荷突然轻启朱唇，叫了一声“且慢。”

卜新亭把独目精光，移注潘玉荷的身上，向她一抱双拳，含笑问道：“潘夫人是否还有甚么重要指示？”

潘玉荷笑道：“我觉得谷中既已发现敌踪，则清查内部，似是当务之急？”

卜新亭道：“夫人睿见极是，但‘华山’报警一事，也是刻不容缓……”

潘玉荷含笑道：“对这两件急事，我们似乎可以来个分工合作，你们检肃奸宄，让我来跑趟‘华山’……”

于成龙听得目注潘玉荷，诧声问道：“你要跑趟‘华山’？”

潘玉荷娇笑道：“怎么样？是你离不开我？还是顾虑到我功力薄弱，会让那‘天机剑客’傅天华，把我吃掉？”

她边自发话，边自微偏螭首，避开卜新亭的目光，不让卜新亭有所察觉，向于成龙使了个神秘眼色。

于成龙起初不懂她暗使眼色之意，但转念一想，也就明白过来，点头说道：“夫人辛苦一趟，我自然更为放心，但事不宜迟，要走

你就快走，倘若去迟生变，却是追悔不及。”

潘玉荷笑道：“我根本无须收拾，立刻启程……”

于成龙见潘玉荷于说话之间，业已站起身形，遂也起身相送，并含笑说道：“夫人速去速回，免我悬念，并把灵鸽带上一只，万一有甚急事，也好报讯。”

潘玉荷微微点头，表示领会，娇躯轻轻一闪，便纵出“逍遥轩”外，携鸽狂奔“华山”去了。

卜新亭抱拳恭送，等潘玉荷身形杳后，方自转过面来，向于成龙正色说道：“谷主，如今潘夫人已去“华山”，我们应该研究研究清查内部，检肃奸宄之事。”

于成龙道：“卜兄对此，有何高见？”

卜新亭挑眉道：“‘神工谷’一向平静，风波只起于近两日间，属下遂觉得新来作客的黄衫客、沐天仇和宇文娇三人，不无可疑之处。”

于成龙想不到卜新亭竟有这等看法，遂在双眉略皱，微一沉吟之后，摇头说道：“我觉得他们似乎无甚可疑……”

卜新亭接口道：“谷主千万不可因表面观感，便下断言，江湖有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属下认为谷主最好找个机会，对他们作次试验。”

于成龙道：“怎样试法？”

卜新亭想了一想，向于成龙低声说道：“谷主与他们单独相处，表面上毫无防范，实际上却暗存戒心，看看他们有无什么轨外行动？”

于成龙听至此处，突然“哈哈”大笑。

这一笑，把卜新亭笑得如坠五里雾中，目光凝注于成龙，惑然问道：“谷主发笑则甚？是属下说错了什么话吗？”

于成龙摇手笑道：“卜兄，不是你说错了话，而是你所建议的这种办法，我早已试过，否则，我又怎会放心请来此不久的黄衫客，担

任职位相当重要的‘二总管’呢？”

卜新亭一抱双拳，满面佩服神色说道：“由此可见谷主真是先知先觉，令人无法企及……”

话音至此略顿，又向于成龙注目问道：“谷主虽已试过黄衫客，但对沐天仇，似乎也该……”

于成龙不等卜新亭再往下说，便接口笑道：“不必，不必，沐天仇毫无问题，他已有确切保证。”

这“确切保证”四字，把卜新亭听得一怔，双眉微皱，向于成龙讶声问道：“确切保证？属下不明白沐天仇的保证何来？”

于成龙指着傅天华手中的“断箭留书”，扬眉笑道：“这封‘断箭留书’，是沐天仇的第一保证，因为‘断箭留书’，指明要向凤儿身上报仇，沐天仇却是凤儿好友，假如沐天仇有问题，他随时可取凤儿性命，根本用不着弄上这么一封威吓信儿，自己把自己送上嫌疑，牵制不少手脚。”

卜新亭连连点头，表示对于成龙之话，完全同意。

等到于成龙把话说完，卜新亭方再度问道：“根据谷主所说‘第一保证’之语，莫非那位沐天仇老弟，还有什么‘第二保证’吗？”

于成龙点头道：“有，当然有。这‘第二保证’比‘第一保证’，还要来得实际，来得有力。”

卜新亭独目微翻，“哦”了一声，于成龙含笑说道：“所谓‘第二保证’，便是我的女儿！绝非老夫自夸，凤儿不论在文才武略，品德姿容等方面，都算得上瑶池仙品！”

卜新亭点头道：“谷主说得不错，凤姑娘仙姿玉容，委实是绝代罕见的一朵武林奇葩！”

于成龙满脸得意神色地，扬眉说道：“以凤儿这等品貌的绝代娇娃，必然目高于顶，对男人极少假以辞令；但换句话说，凡是受她眷顾之人，也多半定倾心相爱，永为不二之臣。”

卜新亭点头笑道：“谷主真是超人，所谓‘能者无所不能’，连对